

西厢记词话欣赏

蒋星煜 著



西厢记研究欣赏

蒋星煜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西厢记》研究与欣赏/蒋星煜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 - 7 - 208 - 08859 - 7

I. 西... II. 蒋... III. ①西厢记—文学研究—文集②西厢记—文学欣赏—文集 IV. I 207.37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69988 号

封面绘图、题签 汤兆基

责任编辑 杨柏伟

封面设计 杨钟玮

《西厢记》研究与欣赏

蒋星煜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9 插页 5 字数 427,000

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8 - 08859 - 7/I · 745

定价 45.00 元



蒋星煜近照 (2009年9月)

句怨慕者久之。君試爲諭情詩以亂之。不然則
無由也。張大喜。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。是夕紅
娘復至。持采箋以授張曰。崔所命也。題其篇曰
明月三五夜。其詞曰。待月西廂下。迎風戶半開。
隔牆花影動。疑是玉人來。張亦微喻其旨。是夕
歲二月旬有四日矣。崔之東有杏花一樹。攀援
可踰。旣望之夕。張因梯其樹而踰焉。達於西廂。
則戶半開矣。紅娘寢於牀。生因驚之。紅娘駭曰。

郎何以至。張因給之曰。崔氏之牋召我矣。爾爲
我告之。無幾。紅娘復來。連曰。至矣。至矣。張生且

明代朱墨藍三色套印本《西廂會真傳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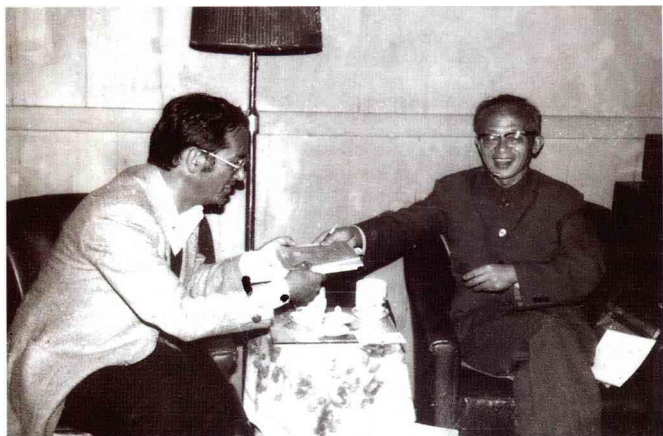
明代景德镇青花瓷器《莺莺听琴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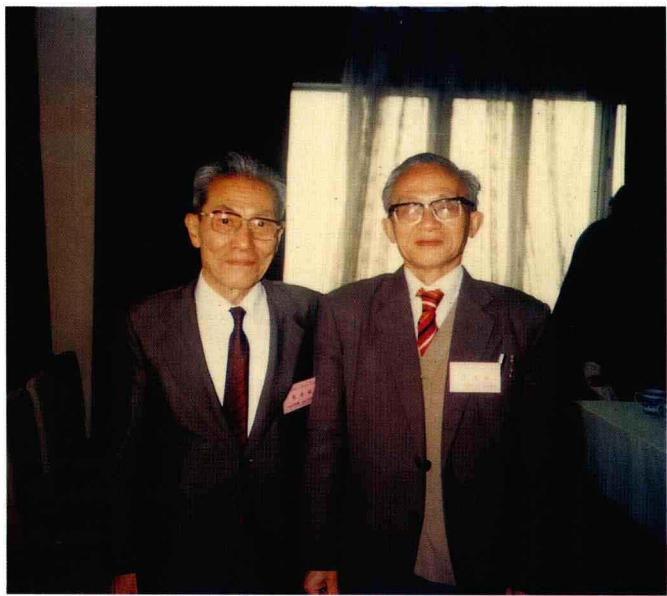
古典戏曲专家、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与夫人李希同



北昆《西厢记》莺莺扮演者蔡瑶铣、评弹表演家杨振雄、蒋星煜与周续
麐教授合影（1987年于北京）



荷兰雷登大学伊维德教授来寓所访问，讨论弘治岳刻本《西厢记》的翻译问题（1982年于上海）



与日本研究《西厢记》专家京都大学教授田中谦二合影
（1987年于北京）



与日本研究《西厢记》专家山口大学教授岩城秀夫合影
(1986年于山西普救寺莺莺塔下)

[illegible]

鳥



七绝一首（代序）

独开蹊径叹狂痴，
致远钩深乃大师。
天道酬勤非虚语，
盈亏稼穡岁寒知。

马少波

自序

我从建国前后开始《西厢记》的研究，倏忽之间已经历了五十五个寒暑，著作也出版了五部，另有一部是和上海图书馆合作编著的。这六部书基本上是以考证版本、异文、插图为主，主要供古典戏曲研究者参考。而现在在这本书则是以对《西厢记》的艺术分析、艺术欣赏为主，主要供《西厢记》的读者与观众阅览，希望起到某些引导的作用，当然从事《西厢记》编导演的戏剧、电视、电影工作者，也可以用作参考之书。

由于《西厢记》的版本实在复杂，版本的选择也和欣赏有一定的关系，所以用了有限的篇幅先概括介绍《西厢记》的版本全貌，然后介绍了两种十分重要的并未收入《古本戏曲丛刊》的明末版本。附带也说明了所谓“琵琶本”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此书的核心为《关目欣赏》与《形象剖析》、《改编·演出》三部分。《关目欣赏》共包括四篇文章。第一篇是《张生如何发现、欣赏、歌颂莺莺之美》，写《西厢记》的开场，张生如何从不同距离、不同角度发现、欣赏、歌颂莺莺的面容美、体态美、动作美、风度美、神韵美，并为之倾倒，决定设法进行追求的。在古典戏曲作品之中，再无其他名著有如此成功而完美的开局。第二篇是《用误会法强化喜剧气氛》，读者和观众看到张生跳墙之前对《明月三五夜》一诗破解的自信不疑，张生跳墙之后的狼狽处境，都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可以说是全剧中笑料最多的一场戏。仔细推敲下来，王实甫也

是用的诸多喜剧作家惯用的误会法,不过他用得并不显痕迹,若隐若现,而且莺莺始终没有明确点破或指明张生误解了她的诗作。自从《西厢记》问世以来,经过了明、清两代,经过了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,乃至近半个世纪,迄未有人发现其奥秘。我也是在苦思冥想多年之后,才豁然开朗而有所领悟,当时愉悦之心情难以言表。第三篇是《充分显示红娘机智敏捷的一场戏》,《堂前巧辩》在一般单出演出时都称《拷红》。主持拷问者为一家之主的老夫人,被拷问者为侍婢红娘,按字面解是如此,按形式讲,亦是如此。问题出在老夫人言而无信,又想尽可能使“家丑”不外扬,于是被红娘驳得哑口无言,只能被红娘牵着鼻子走,按红娘的意志收拾局面,这一出莺莺、张生基本上没有戏,居然成了《西厢记》中演出最多的单出,应该说属于非常特殊的例证。以上三个主要关目我尽可能谈透彻。

另一篇《〈西厢记〉对性禁区的冲击》着重谈《月下佳期》。这场戏单出演出也有,不是最多。一方面《西厢记》被封建社会恶毒攻击为“宣淫”的伤风败俗之作,主要也是因《月下佳期》中有性生活的描写;另一方面有时演出风格确实不高,成了庸俗不堪的床上戏。马少波的昆剧改编本以一阕《眉儿弯》女声伴唱交代了这一情节,不再出明场,是一种含蓄的富有诗意的处理办法。我在这篇文章里只想说清楚,崔莺莺和张生是初恋,他们的爱情灵肉一致,他们不是《金瓶梅》所写的潘金莲、西门庆式的荡妇、淫棍。因此,对他们的幽会有一些性生活的描写也是合情合理的。在元杂剧诸作家中,王实甫在向性禁区冲击时,也是妥善地掌握了分寸的。我们试回顾一下,七百年来,《西厢记》虽然曾遭非议,但迄未出现过“删节本”、“洁本”,这和《金瓶梅》成了鲜明的对照。也说明封建统治者对《西厢记》的有限的性生活描写还是容忍的、默许的。简而言之,这个问题似可从两个方面去

认识：一是元代的王实甫在剧本创作时敢于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；二是作为舞台实践，无论过去、现在或今后，按照原本表演都是不妥当的，也是不可能的。

正因为有在《关目欣赏》一组文章中对莺莺、张生的人物性格、内心世界作了较细密的剖析，对他们二人的动作、行为也都作了必要的解释，所以在《形象剖析》这一组文章中没有再列专题，只是分别论述、分析了红娘、琴童、老夫人以及普救寺的和尚们。其中红娘的重要性超过其他琴童诸人，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也最大，所以谈得多一些。

接下来，我要谈几件往事：

一、我的《西厢记》研究，所以能取得若干成果，和古典戏曲学者，尤其老一辈的专家提携分不开。王季思教授研究《西厢记》比我早 20 年，他的《西厢五剧注》是我学《西厢记》的开蒙读物，得益匪浅。但是，后来我为了了解《西厢记》原来的面目，读遍了国内外所收藏明刊本或复制本，终于找到真面目的近似值，也就是说凡是篡改得近乎失真的本子我很快就能识破。而王季思教授所肯定的槃邁硕人的《西厢定本》正属于这一类近乎失真的本子。我在《社会科学战线》上发表文章与之商榷，事先取得了他的同意，事后他也丝毫没有改变和我融洽相处、对我十分关怀的态度，足见他胸怀宽广，具有大学者的雅量。后来我们的友谊更有进一步的发展，他每次经过上海，我们必定要安排时间，畅谈一次《西厢记》。1986 年，还携手同游正在重建中的《西厢记》故事的发生地点普救寺。

还有吴晓铃先生，是国内外负有盛名的大学者，精通梵文等多种外国语言文字。其人秉性淡泊，极少参加社会活动。有人说他是城市中的隐士。他也是我的前辈。1980 年，当他得知我到了北京时，竟亲自到招待所

来探望我,使我感到十分意外,当然也颇为激动。他是《西厢记》研究领域里的权威,郑振铎的高足。《古本戏曲丛刊》的编纂,吴晓铃是实际操作者,不言而喻,收入《丛刊》的弘治岳刻本、刘龙田本、张深之本三种《西厢记》都经过了他的审核,认为属于善本而非赝品才被编入第一辑而广泛流传的。我们关于《西厢记》的话题太多,大半天实在谈不完。约定第二天到宣武门外他家中继续谈。我认为对我是一种殊荣,老先生最爱清静,凡有来客接待者不多,吃闭门羹者颇不乏人。我有此请教的机会,当然是满载而归。

在我同辈的学者专家之中,如傅晓航先生、黄裳先生、祝肇年先生等,他们都有关于《西厢记》的著作,我们也都交流过心得体会。

二、关于这样一部古典名剧,如何学习、如何继承当然是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,而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之内,这方面的充分展开的讨论可以说几乎没有。唯一的例外是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演出的改编本《西厢记》,那是1992年的事。许多权威人士对此剧赞扬备至,认为几乎完美无缺。也有一批人认为茅威涛的表演、杨小青的导演都属第一流,但“一剧之本”的剧本缺陷太多,先后在《上海戏剧》、《戏文》(浙江)撰文批评,真正做到了百家争鸣。在热烈讨论将近尾声之际,我才发表《“金玉其外”的越剧改编本〈西厢记〉》,指出改编本存在“空间背景模糊不清”、“人物性格颇多变形”、“精彩关目删节殆尽”的三大缺陷,是建国以来最差的一个改编本。当然,也有一两篇文章,对我进行了反批评。最后中国戏曲学会编辑出版《小百花〈西厢记〉创作评论集》,把肯定和批判的两方面的文章都收录了,我觉得这种做法值得表扬。可惜后来这样规模的热烈讨论没有再掀起来过,自然也谈不上出版评论集了。

有一位先生,写文与我论争,说现在编剧首先要“适应当代观众审美情

趣,这与阅读原著是不同的,与蒋先生醉心的考证工作更是不同的”。殊不知我本来也是专心探索古典名著《西厢记》与当代观众的结合点的,1953年伊兵同志指派我向黄沙导演,吕瑞英、金采风主演的越剧《西厢记》剧组讲解这部古典名剧,我力求通俗地讲解了主题与人物。后来舞台美术家苏石风在具体进行场景设计时,问我西厢的位置如何定下来?张生跳墙那堵墙如何设置?张生在普救寺的住处是否搬迁过?我毫无准备,无言对答。于是才去寻找许多版本,加以比较。发现了许多异文之后,更觉对《西厢记》的版本研究欲罢而不能了。

我现在这本《〈西厢记〉研究与欣赏》尽管主要谈的是艺术问题,绝少进行考证,但恰恰是我在做了数十年考证工作之后,取得了一系列心得体会而写出来的。研究、欣赏《西厢记》的人不一定走我的老路,既漫长而又吃力。条条大路通罗马,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研究方法。但是,我认为把考证与改编演出作为对立的两件事是错误的,为考证而考证的脱离现实的学风当然也应该批判。

1984年,中国剧协做了一件大好事。举办了“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”的评奖。评奖的委员们以研究中国戏曲通史与京剧表演艺术的专家为主,他们对我的《明刊本〈西厢记〉研究》的学术成就究竟如何,感到难下结论。主持评奖工作的中国剧协副主席刘厚生同志十分认真负责,决定另外再请评委以外对《西厢记》版本研究有素的专家审阅,根据他们的意见再进行讨论。于是,文化艺术出版社编审黄克(黄桂秋先生哲嗣)、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周续贻两位担任了编外的评委。正是他们两位作出了高度肯定的评价,我这第一本研究《西厢记》的论著终于获得了莫大的荣誉。这次评奖的严肃认真,还有非凡的透明度,都是后来的戏剧评奖值得学习的。当

然,这次评奖对我的《西厢记》研究也起了决定性的鼓励和促进作用。

我还要特别感谢为此书以诗代序的马少波同志。按年龄,他只比我大两岁,却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的老干部。建国初期,田汉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时,他是文化部第一届党组成员兼任中共戏曲改进局总支书记,并兼局办公室主任。1955年梅兰芳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兼中国京剧院院长时,他以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京剧院党委书记、副院长,主持全面工作。这些头衔并不说明全部问题,他还是著名的剧作家、戏剧理论家、书法家、诗人,而且也是研究《西厢记》卓有成就的专家。他改编的昆剧《西厢记》是北方昆曲剧院演出的,专家如王季思、吴晓铃等和一般观众对之都十分喜爱,好评如潮。十分巧的是建国初期,我因为在戏剧工作岗位上,有机会认识了马少波同志,数十年来,他对我无论在生活上、学术研究上都关怀得无微不至。我们共同的话题很多,《西厢记》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。此书中《当代剧作家与西厢记》、《北昆西厢记边缘谈》等文都与他有直接的关系。他的赠诗对我的评价当然主要是从鼓励出发,我将更加虚心地对研究工作,尽可能不辜负师友们的期望。

为我的《西厢记》研究披荆斩棘、开路搭桥的赵景深教授逝世已20年,谨以此书向他在天之灵汇报我的学习成绩。

蒋星煜